

鏡觀中國

近來在中國環球電視網紀錄頻道 (CGTN Documentary) 看到一套讓人心動的紀錄片《鏡觀中國》(Through the Lens: China)。我向來對「攝影」和「旅行」這兩件事着迷，紀實攝影師恰恰能將此兩項職業／興趣巧妙結合。按動快門的當下，紀錄的是個體、是城市、是鄉村的某個瞬間，更是一個時代的印記。

《鏡觀中國》以群像方式，記述一眾外國攝影師在過去半世紀以來遊走中國、拍攝中國的故事。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國門漸敞，並開始融入世界發展。外國商人來華開辦公司，留學生學中文，包括攝影師在內的外國藝術家好奇於這個古老文明國家的歷史與現今，紛紛來到中國採風、寫生，嘗試記錄居住在這裏的人們，如何在東西文明交融互動中，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與節奏。從法國人馬克·呂布 (Marc Riboud) 到日本人秋山亮二，從意大利人艾杜安奴·馬達羅 (Adriano Mòdaro) 到閩雷 (Yann Layma)，不同國籍、不同文化背景的攝影師，不約而同將鏡頭對準中國，在城市、在鄉間，從南方到北方，揭開彼時此地的神秘面紗。

相較於東方山水自然，人，



►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作品。

才是這些攝影師傾心關注的對象。不論秋山亮二作品中開心笑着的小孩，馬克·呂布鏡頭中的老北京或是閩雷捕捉的貴州侗族鄉景，生活在當地的人們從不曾缺席或離場。他們無意拍攝明星名人，對宏闊盛大的場面似也不感興趣，而更樂意用其作品呈示普通人的平凡故事：喝可樂的小男孩，去市場販豬的農夫，或是公園裏打太極的一群老人。他們樂於拍攝人像，不僅僅因為人是故事的載體，更在於此處的人們給予這些他鄉來客以親切、友善與溫情。

上世紀七十年代，秋山亮二在北京王府井無意拍到一位好奇向門外張望的小女孩，沒想到數十年後，收錄這張相片的秋山亮二作品集《你好，小朋友》在中國出版，相中女孩竟千里迢迢前往日本拜訪，只為謝謝秋山為當年的自己拍攝了人生中第一張彩色相片。而馬達羅至今記得，他在一九七七年登長城拍攝時遺失了相機，本以為辛辛苦苦拍攝的相片再也不見，沒想到第二天回到酒店，打開房門，竟見到相機完好無損地回來，更附有一封手寫英文信，提醒他保管好財物並祝他享受在中國的旅程。這些故事，即便隔着數十年光陰，今天提及，仍感人至深。為黑白或彩色影像增添溫度的，從來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善意與愛。如是溫情，才是這些紀實攝影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並愛上中國的原因。



龍躍花燈



市井萬象

近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以「龍躍花燈·喜迎新歲」為題，於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行元宵綵燈展。綵燈展由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與本地製作師傅陳耀華合作，製作以代表春天生機的青龍為主要設計元素的花燈，吸引眾多市民來打卡。

香港中通社

難以抗拒



英倫漫話 江恆

們對「可愛」如此缺乏抵抗力？

幾十年來，科學家一直在研究可愛的本質。現在人們普遍認為，嬰兒是可愛的典範，當我們很小的時候，我們生來就會看起來很可愛，行為也很可愛，而且我們自己也會對可愛作出反應。當孩子可愛的時候，大人們都會注意他們、照顧他們，這不僅有助於孩子生存，也能幫助孩子學習如何溝通和合作。這就是為什麼可愛的東西趨向於嬰兒般的特徵，比如一個又大又圓的腦袋、有喜感的眼晴、胖乎乎的臉頰和四肢，再加上略顯笨拙、跌跌撞撞的步態等，就像佩奇和麥兜所表現的那樣。

在英文語境中，「cute」（可愛）一詞也有漸進的演變，最終與嬰兒聯繫在一起。早在莎士比亞時期，他的作品中沒有用到如今廣泛流行的「cute」。該詞彙直到十八世紀初才出現，當時是「acute」，然後逐漸被「a'cute」取代，最後a被完全刪除。Acute源自acus，拉丁語中「針」的意思，後來表示尖頭的東西。根據一九三三年版的《牛津英語詞典》，「cute」最初的意思是「敏銳、聰明和精明的」，並不意味著可以描述視覺外觀。而二十世紀以前的視覺藝術基本上沒有對可愛、胖乎乎的嬰兒的描繪。中世紀繪畫中的嬰兒被描繪成乾癟的微型成年人。我們已經習慣的可愛形象，是在一九〇〇年左右開始出現，當時流行文化發現可愛事物有巨大銷路，於是一九〇九年，美國插畫家羅絲·奧尼爾創作了一幅關於「丘比特」的連環畫——精心打扮的嬰兒般的生物，有着小翅膀和巨大的腦袋，這些生物被作為嘉年華獎品分發，並在果凍廣告周圍跳躍。

風靡全球的卡通人物米老鼠也是遵循了這個原理，一九二八年他首次出現在電影中時，與真正的小鼠幾乎沒有兩樣。但經過半個世紀的微妙調整，他變得更加幼稚，行為舉止變得無厘頭。進

化生物學家史蒂芬·古爾德在《對米老鼠的生物學致敬》論文中對這種變化進行了闡述，他描繪了這隻當初頑皮、有時暴力的老鼠，後來變成了一個龐大企業帝國仁慈、溫和監督者的過程。書中寫道：「隨著《威利號汽船》裏的破爛角色，變成了魔法王國可愛又無害的主人，米老鼠的外表變得越來越孩子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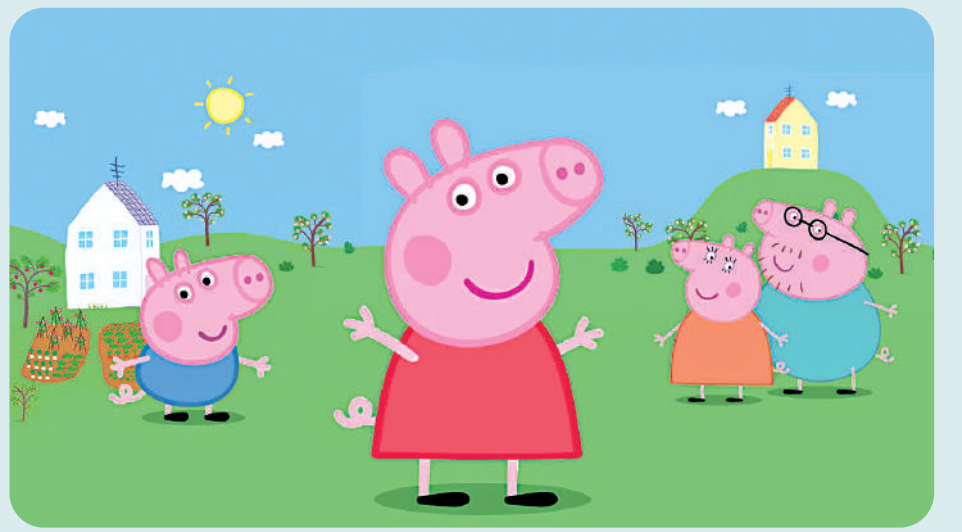
實際上，科學家一直關注嬰兒的感知和思考方式。在二十一世紀，人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如何看待嬰兒與可愛的關係，因為這開始成為一個新興研究領域。美國學者尼爾·斯坦伯格在《可愛的科學》專欄文章中指，對志願者的腦部掃描實驗表明，看到可愛的生物會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從而提高注意力。也就是說，具有嬰兒般可愛特質的物體會立即吸引我們的注意力，甚至在有意識的思維發生之前。可愛的事物會啟動我們大腦的快樂中樞，讓我們做好準備，以同理心和同情心行事。研究表明，當請求附有小貓小狗甚至可愛的圖片時，人們更有可能填寫調查表、簽署請願書或主動提出幫助他人。

此外，學者保羅·戴爾在《不可抗拒：可愛如何連結我們的大腦並征服世界》一書中認為，人類對可愛如此難以抗拒，可從生物進化論中找原因。許多科學家支持這個理論，即人類進化之初，女性可能更喜歡更友善、更溫和的男性，因為他們會幫助照顧孩子。換句話說，智人的出現是因為女性更喜歡表現出這種成人可愛的男性。這種偏好甚

至可能使我們成為第一個自我馴化的物種，當被馴化後，會變得可愛又溫順，成年後保留了更多的少年特徵。

書中提到，長期以來人們認為這種「馴化症候群」是選擇性育種的結果，但是至少在最初，我們飼養動物並不是為了保持牠們存活，而是為了讓牠們變得更友善，這導致牠們進化出如下特徵：從捲曲的尾巴和下垂的耳朵，到更短的鼻子和更小的下巴。雖然人類沒有下垂的耳朵或尾巴，但與其他早期智人相比，我們的頭骨更小、更圓，眉脊也更短。簡而言之，我們看起來更可愛。

去年熱映的荷里活電影《芭比》，充滿了絲帶、心形、方格布和圓點，描繪了一個可愛的宇宙。影片中汽車很小，牙刷很大，圓形、舒適的形狀比比皆是，連華夫餅和會議桌都是心形的，讓觀眾感受到幾乎溢出銀幕的可愛。但可愛對我們來說僅僅是身心愉悅嗎？不止於此，正如英國哲學家西蒙·梅在《可愛的力量》一書中所說，從Hello Kitty到Pokémon，可愛已經席捲了整個地球，它是「一劑令人上癮的解藥」，可以緩解當今人們面臨的有形無形的各種壓力。而《粉紅全球化：Hello Kitty穿越太平洋》一書的作者、人類學教授克里斯蒂娜·矢野也指出，很多時候人們在世界上都是孤獨的。泰迪熊的存在是因為夜晚又黑又長，在某些時候你的父母必須上床睡覺並離開你。可愛中確實有一種安慰，滿足情感需求正是可愛發揮重要作用的地方。



▲小豬佩奇 (Peppa Pig) 電視動畫系列於二〇〇四年五月首播。

清華園的烈士紀念碑



如是我見 侯宇燕

清華園的山水，有多少旖旎之處，還在次要，重要的是歷史的層次。論及清華園的墓碑或紀念碑，大多集中在大禮堂以西，水木清華附近。著名的如陳寅恪撰寫的王國維紀念碑，閻一多的雕像和後面的紀念碑，我上小學時全年級憑弔過韋傑三烈士碑，那刺向青天的碑體，顯現出烈士的忠魂和立碑者的摯情。還有水木清華山後的老清華烈士碑，他們犧牲於不同年代，卻都是清華人。那素樸卻令人難以忘懷的碑石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蘊含歷史的血淚。

清華在抗戰中犧牲的烈士很多，但我牢牢記得紀毓秀和熊大績。在老清華，紀毓秀屬於第一批棄學從政的女生。她們出身於富貴家庭，衣食不愁，前途可靠，最初走上這條刀光血影的險路，絕非功利驅使，而是一腔高潔的愛國主義理想使然。紀毓秀後來捐軀疆場，被譽為「山西三大婦女運動領袖」之一。

紀毓秀的同學韋君宜曾這樣回憶：「我們是成千上萬唱着流亡曲峰擁離開北平的，實在是忘不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北平，就如我自己忘不了一九三七年我的母親一樣。」「七七事變」前一天，她要進城參加會議，夕陽正照在靜齋的窗上，餘霞成綺。她倚窗外望，想着坐校車趕進城去，脫在床上的旗袍懶得收拾了，下回回校來再說。哪知道從此不能回校，直到一九四九年當校友才回來。

記得很多年前，春天來了，在這片青山上散步，忽於花花草草與蒼虬而出的樹叢間看見一個

小石碑，只露半截，不見雕飾，上寫「紀毓秀」三字，彷彿這位清華的女兒，就如同眼前這片綠，這片情，站在我們面前。碑前放着一束小小的野花，憑直覺，我感覺是女同學獻的。紀毓秀的照片顯得普通，然而她的美意在言外，就在這片山坡上閃射着綽約的風采。那張賢淑寬厚、高潔挺拔的照片，和着盧溝橋抗戰救亡的炮聲振奮了我的精神，我走上去，恭恭敬敬向那野花中的小墓碑鞠了三個躬。

關於這些清華的抗日烈士，我最初的認識來自小時候在一張發黃的《新清華》上看到的報道。從此這些名字就烙印在我心中。想到清華就有那樣多民族志士，雖然他們已犧牲，但精魂保留在這片熱土上，心中就感到崇高壯麗之美。上世紀三十年的孩子也是不折不扣的「追星族」，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熊大績獲得過honour wear的榮譽，品學兼優，體育運動超群。他身穿白色毛線織的厚運動服，左胸前有紫色校徽，在印刷精美的清華年刊裏佔一大頁。然而，就是這位「兩彈一星」功臣們的師長葉企孫都器重的物理系高材生，本可以按照當時的人生公式，順利地結婚、出國，但在進步思潮的影響下，毅然投身於抗戰前線。和其他曾在聯國的幻想中生活嬉戲，被敵人的入侵改變了生活軌道，民族自尊心覺醒起來的學子一樣，表現出自覺的民族意識與民族情感。

清華像母親一樣，沒有忘記在大時代裏追求理想道路的這些清白、高雅、坦誠的靈魂。在中華民族處於生死存亡之際，他們秉性堅貞執著，生命頑強熱烈，為一代又一代清華人做出了榜樣。在這些墓碑前，我們體會出的是民族的生機、民族的魂魄、民族的未來。



HK人與事 周軒諾

色，雀躍萬分。

大哥、大嫂分別開車接載我們到目的地。下午三時許，雖則烈日當空，我們都被太陽曬得快融化掉了，不過無礙大夥的興致。偌大的草莓園，目測有大半個標準足球場那麼大，外圍沒有圍欄阻隔，中門大開，大家心裏不禁狂嘖嘖：「沒有圍欄，晚上豈不是會被別有用心的人闖進園子偷摘？」向下走幾步台階，再跨過兩塊厚厚的木板，便是草莓園的入口，園主一直站在入口處招呼來客。

大年初六那天，風和日麗，內子的大嫂來電，約大夥兒到草莓園摘草莓。我是第一次去，分外期待，相反孩子和幾個表兄弟姊妹早已去過，但神情依舊興奮，一聽到摘草莓這三個字，個個喜形於色。

園主即是老闆，是個五十來歲的中年漢，皮膚黝黑，想必是長年累月幹農活所致，他看見前來的遊客絡繹不絕，顯得心花怒放。一個嫻嫻，不知是園主夫人還是幫工，不時來回地穿梭於田地間，映入我們眼簾。

在入口處，園主會分派小剪刀和小膠桶給每位來客，想摘多少，聽憑尊便，離去時只需把採摘好的草莓一併拿到原來的入口處，交給園主磅重量，然後付錢便可。

大家興高采烈地剪呀剪，玩得不亦樂乎，當然少不了打卡留念呢。星羅棋布的草莓，密密麻麻的，只要看中心頭好，手起，刀落，盡入囊（桶）中。

「快來這邊，這裏的草莓很鮮艷啊！」「你那顆已經熟透了，快爛掉啦。」「有蟲子在爬呀！」「哪塊田地沒有蟲子？別大驚小怪的，有爬蟲證明無落農藥呀，回去用清水沖乾淨便是了。」「我這裏也有螞蟻呀，

很巨型喲！」「你看我這顆多大多紅，不知道甜不甜呢？」「的確很大啊，真想一口咬下去。」「你剛才不是說有很多蟲子爬過嗎？不沖洗便吃，你想中毒嗎？」「對呀，不要貪吃，雖然很誘惑，但一定要先沖洗乾淨。」接着一陣哄堂大笑。以上的對話，在我們摘草莓的兩個小時間，此起彼落，宛如置身一個優哉游哉的小天地，只是要忍受被陽光曬黑而已。

摘草莓，真不失為一項促進親子關係的家庭樂，跟釣魚不一樣，釣魚講求耐性，鬥智鬥力，有時釣足整天也一無所獲，參與者享受過程多於結果。摘草莓則是速戰速決，多勞多得，幾乎不用傷腦筋、動腦子，人人滿載而歸。

磅過重量後，老闆會把草莓放入透明的膠盒內，就是在超市或街市裏看到的那些。嘴饞的大夥們，哪裏抵得住鮮紅色的誘惑？紛紛打開水壺沖洗，一顆接一顆地掉入嘴巴裏，大快朵頤。